

# 谈谈中学語文教学中串讲法的

## 批判与继承

潘述羊 唐三顾

串讲是我国范文讲读中传统的教学方法。尽管三十多年来，串讲法曾经遭受到各方面的指责，但是语文教师们进行短篇课文、特别是文言文的教学中，常常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了这种教学方法。为了提高串讲的质量和探讨进一步改革串讲的途径，有必要对串讲作一点粗略的探讨。

一提到串讲，有的人认为不过是按照课文从头到尾，用现代汉语翻译古代汉语，用口语或方言讲解书面语言。这种理解是不全面的。顾名思义，所谓“串”，就是贯串、联贯的意思，指的是联贯文意，贯串上下文的联系；“讲”，就是指讲清字、词的含义和用法。“串讲”，就是指在讲清字、词含义的基础上，运用语法、修辞、逻辑以及文章作法的基本知识，贯通句的意思，分析文章各部分的内在联系，使学生对全篇文章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有正确完整的认识。

串讲的方法，在我国教育史上起源很早。叶圣陶先生说：“我想，这种教法大概很古了吧。汉朝的大师传经授书，讲究声韵训诂，后代人看来似乎很了不起，可是按实际一想，跟私塾老师教我，我教小学生相差并不多，无非是讲书。”（《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由于条件的限制，对于古代的教学究竟如何运用串讲法的，我们已无从了解，但随文释义的注疏，却为我们保留了一些古代串讲的痕迹。随文释义有一种名叫“义疏”的形式，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周易义疏》十九卷，注云：“宋明帝集群臣讲。”可见这大约就是古人串讲的一种讲稿。南朝的统治者都很重视讲经，“他们不仅要讲儒家的经，也要讲道家和佛家的经。为了扩大这方面的影响，当时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如梁武帝、梁简文帝）还常常亲自参加讲经活动。在梁代，采取登讲座讲经的办法，听讲的人数有时多至千余人或十百人。要讲经就得有个讲经的稿子。”（周大璞《训诂学要略》）“义疏”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古人串讲的资料。早在东汉时代，随文释义的注疏中还出现了“章句”的形式，如赵歧的《孟子章句》、王逸的《楚辞章句》。他们都于释词之外，还要分析句读、阐述语法、说明修辞手段、叙述表达方法、串讲文意、分析篇章结构。所以，古人解释：“章句者，经师指括其文，敷畅其义，以相教授。”（沈钦韩《汉书疏证》），《后汉书·桓谭传》的注也解释为“章句谓离章辨句，委曲枝派也。”

串讲基本上保留了注疏、训诂学中随文释义的方法。如《楚辞·国殇》中：“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王逸注：“惩，忤也。言已虽死，头足分离，而心不惩忤。”一九七九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课本对这一句所作的注释是：“身首分离，剑弓依然在

手，斗志依然不屈。惩，惩创，伤损。”用“斗志”解释“心”，用“不屈”解释“惩”，用“秦地制造的弓”解释“秦弓”，用“身首分离，剑弓依然在手，斗志依然不屈”，把全句的意思联贯起来。这种先解释句中重点词语，然后再把全句的意思串起来讲一下，就很明显地是继承了“章句”、“义疏”的传统，这样串讲，无疑有助于学生丰富、积累词汇和理解文意。

为了使串讲这种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在今天的语文教学实践中，焕发新的光辉，下面着重从串讲的方法和对传统串讲进行改革两个方面，作一点粗略的探讨。

关于串讲的方法

### 1. 释词

串讲，一般首先要解释清楚句子中重点词的意义。因为学生不理解句子中词的意义，就不能理解全句甚至文章的整个意思，所以释词是讲读教学中一个重要环节。在这方面，过去的“章句”、“训诂”给我们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如王逸《楚辞章句·国殇》中“车错毂兮短兵接”一句，注释说：“言戎车相迫，轮毂交错，长兵不施，故引刀剑以相接击也。”其中把“车”解释为“戎车”，“毂”解释为“轮毂”，“错”解释为“交错”，“接”解释为“接击”。这是以复词解释单词，并注意到了诗歌的语言特点，适当地加以分析，正如郭璞注《尔雅·释诂》所指出的“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这种解释词的方法，是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在今天中学语文教学中，特别是文言文的教学，应当继承这种传统的释词方法。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课本中对这句所作的注释是：“‘错毂’，轮毂交错，这是说双方战车相迫混战。毂，车轮中心的圈，外面连接辐条，里面横贯轮轴。‘短兵’，刀剑之类的短兵器。”这就是根据了《楚辞章句》的解释。

串讲中的释词，主要是解释词在句中的意义。讲读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读懂课文，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只有讲清了词在句中的意义，才能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至于在释词中，大讲其词的本义、引申义、比喻义和假借义以及烦琐考证、牵强附会，都必须坚决反对。有的认为释词每一个字都要讲，特别是文言文的教学，不字字都讲，就不能“字字落实”。这是一种极其片面的认识。课文中有的词可以落实，有的词可以半落实，让学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的词根本不需要教师去落实，学生联系旧知识就可理解。总之，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释词要突出重点，要抓住关键，特别是那些与表达课文中心有关的而学生又难于理解的词，要作为释词的重点。释词不能离开具体的语言环境，要“据文定义”，不能“据词定义”，不能只按字典、词书的解释，而要从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去确定它的意义。只有把每一个词放在句子中去，才能讲清它的特定意义。如《谋攻》“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这里的“一”不能讲作数词，应根据《经传释词》的解释，作副词的“或”讲，而高中一册语文课本中对“一胜一负”的注释是“胜负各半”，就是作数词在讲，这就不符合文章的情意了。当一个词在句中按它的本义解释不通的时候，还可考虑它的引申义、比喻义乃至假借义，绝不可胶柱鼓瑟，望文生义。至于文言文的释词，我们觉得课文内容主要是靠实词来表达的，学生文言实词掌握多了，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也就自然提高了。因此，教师应重点放在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文言实词上，特别是一些常用的实词，应作释词的重点。至于一些文言虚词，只要讲清它在句中的作用就行了，不要离开课文过多地去讲虚词的一些复杂的语法现象，讲了学生也不一定能掌握。等到学生学习了一定数量的课文以后，掌握了较多的语言材料，再去适当地有重点地集中分析比较，从中学语文课的实际出发，适当地总结规律，切不可大讲其古汉语知识。

## 2. 讲句

在重点字词讲解的基础上，应当进一步讲清句意。在这个问题上，古代的“章句”、《义疏》等典籍中，给我们留下了足资借鉴的经验。如：《孟子注疏·梁惠王下》：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赵岐注：“鼓乐者，乐以鼓为节也。管，笙，籥，箫，或曰：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诗云：左手执籥以节众也。疾首，头痛也。蹙頞愁貌。言王击鼓作乐，发赋徭役皆出于民，而德不加之，故使民愁也。”

赵岐的注，前面先解释句中的重点词语，后面一句“言王击鼓作乐，发赋徭役皆出于民，而德不加之，故使民愁也。”就是句意的串讲。这样作，对于帮助读者读懂课文，大有助益。串讲句意，一般是在解释词义之后进行的，但古代训诂学家并不拘守这种格式，有时先串讲句意，后释词义，也有把串讲句意穿插在词义解释的中间。如：《诗经·魏风·伐檀》：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郑玄笺：“是谓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也。冬猎曰狩，宵田曰猎。胡，何也。貉子曰貆。”

就是先串讲句意。此外，在串讲句意的时候，偶尔也要作句读、语法的分析。

讲句也不是全篇文章的每一句都要讲，古代的注疏就是这样的。有些句子文意浅显，一目了然，完全可以不必花时间去讲，可以通过朗读让学生体会句子的内在含蕴。串讲的重点应放在帮助学生解决课文中的难点。对于文言文中一些较特殊的句式，只要讲清它的特殊语法现象，帮助学生准确理解文章的意义就行了，不必过多地去涉及一些古汉语的语法问题。

## 3. 讲段

讲段是在讲句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学生从内容与表达两个方面对全段总的把握。古代的“章句”，在串讲完一段之后，往往要简要地说明一下全段的大意，作个简要的归纳总结。如赵岐的《孟子章句》，在串讲完一段之后，为了说明全段的大意，还特地加了一个“章旨”。这种串讲段意，阐明章旨的作法，在其它一些传注里也有，如《杜诗集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每一段之末，都简要地阐明了段意。如：“‘此记风狂而屋破也。’‘此叹恶少凌侮之状。’‘此伤夜雨侵迫之苦。’‘末从安居推及人情，大有民胞物与之意。’”其它如《毛诗诂训传》、《毛诗诂训笺》等都有一个阐释段意的“笺注”或“传注”。这对于读者读懂古书，进而掌握全文是很有必要的。古人的这些做法，于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学中也仍然是有益、有用的。为了进一步探讨如何在继承传统的经验的基础上讲段，我们特提出以下两点初步意见。

首先，讲段要着眼于篇。

在语文的实际教学过程中，为了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有经验的教师，总是按照从总体到局部再回复到总体这个人们的一般认识规律来安排教学环节的。串讲段要扣紧全文主题，起揭示文章主题的作用，引导学生从文章的每一局部到全篇总体的把握。同时，讲段只有着眼于篇，才能讲清它的特殊作用和价值。如《失街亭》全文共分三段：第一段，写战前部署，表现诸葛亮用兵的谨慎，部署的严密；第二段写街亭战役，表现诸葛亮的足智多谋，料敌如神；第三段，写失街亭后处置马谡和所采取的一系列补救措施，表现诸葛亮赏罚严明和卓越

的军事、政治才能。但全文都围绕着诸葛亮惊人的智慧和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这个主题在写。因此，我们在讲段的时候，应当扣紧揭示诸葛亮的大智大勇、大谋大略这个主题，最后才能正确分析文章的主题思想。

其次，讲段要注意引导学生去理解段与段、段与篇的内在联系，从而使学生在写作上获得借鉴。

中学教材中入选的文章，一般都是文质兼美的佳作。我们在串讲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以范文为材料帮助学生在理清文意的基础上，提高学生写作水平。要有目的的结合学生的写作实际，重点研究作者谋篇布局的经验，有重点地分析文章的某一艺术特色。这种分析，不是在全篇讲完之后再去总结归纳为几条，而是贯串教学过程的始终，并且要作为讲段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串讲《陈涉世家》第一段时，除了使学生了解这一段的内容以外，还要引导学生懂得这段在结构上为下面写陈胜在大泽乡揭竿起义埋下伏笔，为故事情节的开展、人物形象的刻划作好铺垫，从而使学生懂得这样开头的作用，并学习这种写法。又如《三峡》的结尾，用“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这首渔歌作结，结尾很有特色，其作用是承上面描写清秋凄凉景色之后，进一步烘托清秋的凄凉。这个结尾不仅反衬出秋景的凄清，而且通过这首渔歌，曲折地抒发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深化了主题。这是别具一格的结尾点题，是卒章显志的方法。串讲时，可结合学生写作上的问题比较分析，使学生不仅掌握了段与段、段与篇的内在联系，同时还从写作上获得了借鉴，提高写作水平。

应当指出：我国古代为教学需要而编写的某些评点注释的文章选本，如《古文观止》之类，它一方面随文释义，一方面分析写作方法，有时也分析主题，并十分注意文道结合，从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进行思想品德、情操及审美等诸多方面的教育，对于我们研究怎样串讲句、段、章乃至整篇，很有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传统的串讲法，是教师用口头传授知识的一种方法。在今天中学语文教学中特别是文言文的教学中往往要采取它。这种方法有不少的长处：串讲的目的性十分鲜明，就是要教学生读懂一篇文章，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评价这篇文章，从而使学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学到语文的知识和技能。这种教法自始至终不脱离课文，不脱离课文作者的思路，不脱离文章的脉络。吕叔湘指出：“现在流行的课文分析法，什么四大块五大块，五十年代从苏联传过来的。”（《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几点意见》）串讲法和这种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它同那种把课文的语言东鳞西爪地抽取出来，再加上些从其它语法、修辞、逻辑专著中找来的例子，脱离了课文的句意、段意和篇意，大讲其文言虚词、文言句式以及概念、判断和推理之类的所谓基础知识的作法也根本不同。它便于“文道结合”，便于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但串讲也有不少短处，如这种方法主要是教师讲，学生听，学生处于被动状态；同时教师讲的，学生不一定都能听懂，就是一时听懂了，印象也不一定深刻。另外，也不利于教师了解学生对课文的领会和掌握情况，容易造成教学上的主观主义和盲目性。所以，我们对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要进行改造，以更好地适应今天中学语文教学的需要。至于如何进行改造，我们初步认为：

一、串讲要贯彻启发式，培养学生的注意力，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

语文教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教师既要懂得心理学的原理，又要特别研究教学过程中的艺术，从而加强教学效果。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凡是有经验的教师，总是千方百计地最大限度地培养学生的注意力，激起他们的兴趣，启发他们的求知欲望。在我国传统的教学方

法中,很早就已经注意了在教学的启发下,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启发他们自己探索知识的兴趣,发展他们的思维能力了。早在公元前五百多年,孔子就提出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雍也》)的教育主张。“愤”,就是指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问题,迫切地想解决问题,但又一时解决不了,而又决心要寻求解决的心理状态。“悱”,则是指学生想说而又不知怎样表达出来,心里似乎明白,但又不能恰当表现出来,而又决心要表达清楚的那种心理状态。从教学法的角度来讲,就是教师的“讲”要在学生处于“愤”“悱”的状态之中。在学生有了学习的兴趣,产生了迫切的求知欲望的情况下,给学生以适当的启发、诱导,才能收到“举一反三”的教学效果。我们在课堂教学实践中也体会到:教师在课堂上的启发,主要是通过语言的启示,引导学生去思考、去探索问题的答案,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这是贯彻启发式的关键。

研究课堂教学的心理学,讲究课堂教学艺术,特别是教学语言艺术的研究,是贯彻启发式,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不可忽视的一环。教师应当通过语言的形象,生动地再现出课文中所描绘的情景,在“精言不能追其极”的情况下,采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达到“壮辞可以喻其真”的境界,把课文中那些“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的事物,赋予具体可感的形象,给学生一种可见可感的栩栩如生的形象感受,创造一种生动活泼的课堂气氛,让学生时时感到学习是一件愉快的事。总之,要把串讲搞得既生动活泼,丰富多采,而又情趣横生。

贯彻启发式,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又一重要问题,是对学生学习和研究方法的培养。宋代朱熹说过:“读书是自己读书,为学是自己为学。”只要学生养成了良好的学习和研究的习惯,就可逐步达到叶圣陶先生所提倡的“疑难能自决,是非能自辨,斗争能自奋,高情能自探”的境地,这就是我们教学上的最大成功。

## 二、串讲还可同其他的教学方法结合使用。

任何一种方法,都既有所长,又有所短。课堂教学不能单一地一种方法到底。方法是手段,不是目的,只要能达到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的目的,任何一种教学方法都可采用。我们应根据具体情况结合使用多种教学方法。如在串讲课文中,可插入提问法、谈话法、讨论法、复述法等。对于一些抒情诗文,可着重于表情朗读,教师只讲学生难于理解的部分,也就用不着逐段串讲了。有些课文的讲读,也可用编写课文提纲的方法配合进行。有的课文,教师串讲时,可提出问题,启发学生质疑问难,教师指引思考的方向,提示解决问题的门径,多让学生去思考,去分析比较,去综合概括,让学生自己去解决,教师只作适当的补充、归纳。只有涉及到新知识和学生难以理解的问题时,教师才作必要的讲解。这样就可以避免教师讲、学生听的被动状态。近代美国的布鲁纳提倡一种新的名之曰“发现法”的教学方法,我们认为在对课文进行串讲的过程中,是完全能够结合使用这种方法的。

## 三、串讲要贯彻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的原则,要符合学生的认识过程。

串讲必须根据学生年龄、心理和认识水平,讲的分量、难易和深浅要适度。所谓高难度的提法,我们体会是既不能高不可攀,也不能唾手可得。应当注意符合学生认识过程的发展,做到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如对于词语的解释,重点要在弄清弄懂词义方面,不能孤立地提出来讲一词多义、一词多用。至于虚词和一些比较复杂的语法现象,教师讲解也要从学生的接受能力出发,严格掌握量力性原则。又如在文言的翻译中,通过翻译,不仅可以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课文内容和词语的确切意义、用法,而且还可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这是文言文教学中,提高学生阅读写作能力的一种有效方法。在作这方面的训练时,也要

严格根据学生的实际能力和认识水平，逐步提高。开始可要求准确的翻译，做到忠实原文，字词句落实。随着年级的升高，可逐步提出语言通顺和有文彩的要求。

总之，语文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每一篇文章都是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的综合运用。事实证明：象一个千手观音，样样都抓，不仅不必要，也不可能。串讲必须注意量力性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认识水平和能力，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教师不能不顾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年级的不同要求，而在课堂上逞其所好，大量补充，旁征博引，以为讲得越多越好，挖得越深越有水平，大加发挥，不看自己的对象，一谓追求表面上的丰富深刻，结果知识和能力都不落实。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同样，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也有一个过程，而决非教师讲一堂课所能解决的。教师的串讲只能起引路的作用，路，还是靠学生自己迈开双脚一步一步地走过来。教师的讲不能代替学生的学，所以，深度广度要适当，要留有余地，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解决。有时为了照顾学生的接受能力和认识水平，还可允许学生对某些问题“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随着年级的升高，教师便可在适当的时机，再作适当的点拨，学生便可豁然贯通。

叶圣陶先生说：“教师教任何功课，‘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换个说法，‘教’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怎么叫用不着‘讲’用不着‘教’？学生入了门了，上了路了，他们能在繁复的事物之间自己探索，独立实践，解决问题了，岂不是用不着给‘讲’给‘教’了？”（《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对我们研究和改革传统的“串讲”法很有启发。叶圣陶先生首先肯定了“教”的作用，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是必要的，教师完全不讲，学生不可能自得，而只能是自流，所谓培养能力、发展智力就成了空中楼阁。教师不仅要“教”，而且要教得得法，“用不着教”的目的才能达到。我们应该以“讲是为了用不着讲”这个思想作指导，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努力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能力，才能事半功倍地提高语文教学质量。

（上接第82页）

《文》中有“洵作《族谱》”语，苏洵作《苏氏族谱》在皇祐四年（1052）；诗中又有“送哭酸辛”，“跪读此文”语，故当作于皇祐四年至至和二年或嘉祐二年至嘉祐四年居眉时

（138）《祭史亲家母文》（卷十九）

《文》云：“夫人之孙，归于子（苏）辙。自初许嫁，以及今日。”苏辙娶妻史氏在至和二年（1055），此《文》当作于其后。

另一类是尚无系年线索的：（139）《太玄论上》、（140）《太玄论中》、（141）《太

玄论下》、（142）《太玄总例》（以上见卷八），（143）《谏论上》、（144）《谏论下》（以上见卷十），（145）《誉妃论》、（146）《明论》、（147）《三子知圣人之污论》、（148）《利者义之和论》（以上见卷十一），（149）《吴道子五星赞》（卷十九），（150）《云兴于山》、（151）《我客至止》、（152）《颜书》、（153）《送王吏部知徐州》（以上见卷二十），（154）《香》（徐轨本《苏老全先生全集》卷十六），（155）《雷太简墓铭》（赵德麟《侯靖录》）。